

约伯记第十五章译文对照

【伯十五 1】

(和合本)「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吕振中译)「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新译本)「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现代译本)「提幔人以利法接着发言：」
(当代译本)「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文理本)「提幔人以利法曰、」
(思高译本)「特曼人厄里法次又发言说：」
(牧灵译本)「特曼人厄里法次又发言说：」

【伯十五 2】

(和合本)「“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
(吕振中译)「『智慧人哪可用虚空如风的知识来回答，用热东风去充满自己的肚子呢？』」
(新译本)「“智慧人怎可用虚空的知识来回答呢？怎可用东风充满自己的肚腹呢？”」
(现代译本)「约伯啊，聪明人会讲傻话吗？你所说的都是空话！」
(当代译本)「“你自夸是个有智慧的人，但你却用这种无知的话来回答我们。你满口胡言，就像个充满了风的风囊一样。”」
(文理本)「智者岂可以虚识为对、以东风充怀乎、」
(思高译本)「智者岂能以虚言作答？岂能以东风果腹？」
(牧灵译本)「智者怎能以虚言作答？又怎能用胡言乱语来为自己吹嘘？」

【伯十五 3】

(和合本)「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吕振中译)「他哪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来辩诉呢？」
(新译本)「他怎可用无益的话，或无用的言词辩论呢？」
(现代译本)「明智的人绝不说这种废话，绝不用毫无意义的话替自己辩护。」
(当代译本)「你这样无知地说话是不对的；满口狂言对事情又有甚么帮助呢？」
(文理本)「岂可以无益之言、无效之语而辩乎、」
(思高译本)「智者岂能以虚言作答？岂能以东风果腹？」
(牧灵译本)「他岂能以空谈，用毫无意义的废话来辩解？」

【伯十五 4】

〔和合本〕「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 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吕振中译〕「实在的、你是废止敬畏的心，限制在神面前的虔思啊。」
〔新译本〕「你还废弃了敬畏 神的心，拦阻了在 神面前的默祷。」
〔现代译本〕「你更糟，你连敬畏神的心都没有了！你竟拒绝在他面前祷告！」
〔当代译本〕「你既不敬畏神，又不尊重祂。」
〔文理本〕「尔乃废人寅畏、阻人虔诚、于神前、」
〔思高译本〕「不但如此，而且你还废除了敬畏天主之情，断绝了在他面前的默祷。」
〔牧灵译本〕「你已削弱对天主的虔敬，放弃了向他默祷。」

【伯十五 5】

〔和合本〕「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吕振中译〕「因为你的罪孽在教导着你的口，你选用着狡猾人的舌头。」
〔新译本〕「你的罪孽教导你的口，你采用诡诈人的舌头，」
〔现代译本〕「你说的话显出你的邪恶；你想用巧妙的言语掩饰自己。」
〔当代译本〕「你的罪控制了你的口，使你说出狡诈的言语。」
〔文理本〕「尔恶训尔之口、尔择譎者之舌、」
〔思高译本〕「其实，是你的罪恶教导你说话，叫你的口舌诡辩。」
〔牧灵译本〕「其实是你的罪在引导你的嘴，巧言为自己诡辩。」

【伯十五 6】

〔和合本〕「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吕振中译〕「定你为恶的是你自己的口，并不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对。」
〔新译本〕「是你的口定你的罪，不是我，你嘴唇作见证控告你。」
〔现代译本〕「我用不着指出你的错处；你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判定你有罪。」
〔当代译本〕「用不着我来指责你，你自己的口舌已经指证和判定你的罪。」
〔文理本〕「罪尔者、非我也、乃尔口也、尔唇证尔之非、」
〔思高译本〕「定你罪的，是你的口而不是我，是你的口唇作证控告你。」
〔牧灵译本〕「是你的口定了你的罪，是你自己的唇舌，而非我的。」

【伯十五 7】

〔和合本〕「“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吕振中译〕「『你哪是头一个生下来的人呢？你被产出、是在冈陵之先么？』」
〔新译本〕「你是头一个生下来的人吗？你在诸山未有之前诞生的吗？」

〔现代译本〕「你自以为是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吗？神创造高山的时候你在场吗？」

〔当代译本〕「(7~8 节) 难道你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吗？你比群山更早造成吗？难道你知道神的计划吗？难道智慧都给你独揽了吗？」

〔文理本〕「尔为首生之人乎、尔之受造、先于山乎、」

〔思高译本〕「你岂是第一个出生的人？在山岳未有之前，你岂已诞生？」

〔牧灵译本〕「难道你是第一个出生的人？在山岳未有之前，难道你已降生？」

【伯十五 8】

〔和合本〕「你曾听见 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能独自得尽吗？」

〔吕振中译〕「你曾听见神机密的意旨？而能限制智慧独归你自己么？」

〔新译本〕「你曾聆听过 神的密旨吗？你可以独占智慧吗？」

〔现代译本〕「你听见过神的计划吗？人的智能是你独自拥有的吗？」

〔当代译本〕「(7~8 节) 难道你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吗？你比群山更早造成吗？难道你知道神的计划吗？难道智慧都给你独揽了吗？」

〔文理本〕「神秘旨、尔得闻乎、智慧尔独擅乎、」

〔思高译本〕「难道你听见了天主的秘旨，把持着智慧？」

〔牧灵译本〕「难道你已知悉天主的机密，独自把持了智慧？」

【伯十五 9】

〔和合本〕「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吕振中译〕「有甚么你知道、而我们不知道呢？或是你明白、而我们不明白呢？」

〔新译本〕「有甚么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我们不明白的呢？」

〔现代译本〕「有甚么事，你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有甚么事，你明白，而我们不明白？」

〔当代译本〕「你所知道的，有甚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你所明白的，有甚么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呢？」

〔文理本〕「尔何所知、我侪不知耶、尔何所明、我侪不明耶、」

〔思高译本〕「有什么事，只有你知，而我们不知；只有你明了，而我们不明了？」

〔牧灵译本〕「有什么知识只有你拥有，而我们没有？有什么只有你明了，而我们却不明白？」

【伯十五 10】

〔和合本〕「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

〔吕振中译〕「我们中间有白头发的，有年纪老的，岁数比你父亲还大呢。」

〔新译本〕「我们中间有白头发的，又有年纪老的，年岁比你的父亲还大。」

〔现代译本〕「我们从满头白发的老年人学智慧；他们的岁数比你父亲的还要大呢！」

〔当代译本〕「我们这里有比你父亲还要年长的长者。」

〔文理本〕「我中有皓首者、有高寿者、较尔父尤长、」

〔**思高译本**〕「我们之中也有白头老人，年纪比你父亲还大。」

〔**牧灵译本**〕「我们中也有白头老人，年纪比你的父亲还大。」

【伯十五 11】

〔**和合本**〕「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

〔**吕振中译**〕「神的安慰与温和和同你说的话你以为太小么？」

〔**新译本**〕「神的安慰对你是否太少？温柔的言语对你是否不足？」

〔**现代译本**〕「你拒绝神的安慰吗？你看轻我们温和的劝慰吗？」

〔**当代译本**〕「神这样温柔地安慰你，难道你还嫌祂太粗鲁吗？」

〔**文理本**〕「神之慰藉、语尔之婉言、尔视为琐屑乎、」

〔**思高译本**〕「天主的安慰，和向你说的温和的话，你以为还太少吗？」

〔**牧灵译本**〕「你以为天主的安慰和他温和的话语，对你来说还太微弱吗？」

【伯十五 12】

〔**和合本**〕「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吕振中译**〕「你的心为甚么将你拿走？你的眼为甚么冒出忿怒的火星？」

〔**新译本**〕「你的心为甚么迷惑你，你的眼为甚么闪出怒光，」

〔**现代译本**〕「你为甚么这样激动？为甚么眼睛冒出怒火？」

〔**当代译本**〕「你为甚么让愤怒控制了自己，甚至眼睛也冒出火花来呢？」

〔**文理本**〕「尔心曷迫尔、尔目曷发赤、」

〔**思高译本**〕「你为何让你的感情控制着你？你的眼为何冒火，」

〔**牧灵译本**〕「你为什么受自己感情的控制，你的双眼为何冒出火星？」

【伯十五 13】

〔**和合本**〕「使你的灵反对 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

〔**吕振中译**〕「以致你的气（**同词：灵**）针对着神，而让你的口发出这样的话呢？」

〔**新译本**〕「以致你的心灵转过来抗拒 神，从你的口中竟发出这样的话？」

〔**现代译本**〕「你是在向神发怒；你竟敢用这样的话顶撞他。」

〔**当代译本**〕「因此你就反对神，用恶言诋毁祂。」

〔**文理本**〕「致尔专心逆神、任口出言词、」

〔**思高译本**〕「竟向天主发怒，开口说出这样的话？」

〔**牧灵译本**〕「竟向天主大发脾气，说出这样的话？」

【伯十五 14】

〔**和合本**〕「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

〔吕振中译〕「人是甚么，竟可以算为纯洁呀？妇人所生的是甚么，竟可以算为义么？」

〔新译本〕「人是甚么，能算为洁净吗？妇人所生的，能算为公义吗？」

〔现代译本〕「人可能无辜吗？女人所生的，能在神面前无罪吗？」

〔当代译本〕「在世上，有哪一个像你所夸的那样纯全公义呢？」

〔文理本〕「世人维何、能为洁乎、妇所生者维何、得称义乎、」

〔思高译本〕「人算什么而敢自称洁净，妇女所生的敢自称正直？」

〔牧灵译本〕「人算什么，怎敢自称洁净？妇女所生的人又怎敢自称无罪？」

【伯十五 15】

〔和合本〕「神不依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

〔吕振中译〕「看哪，神尚且不以他的圣天使们为可靠；在他看来、天也不纯洁，」

〔新译本〕「神不信任他的众天使，在他看来，诸天也不洁净，」

〔现代译本〕「神连天使们也不信任；在他眼中，他们都不洁净。」

〔当代译本〕「神尚且不信赖天使，在祂的眼中，就是苍天也谈不上是洁净的，」

〔文理本〕「夫神不恃其圣者、在其目中、穹苍犹为不洁、」

〔思高译本〕「他连自己的圣者，还不信赖；在他眼中，连苍天也不纯洁，」

〔牧灵译本〕「如果天主连自己的圣者也不信赖，诸天使在他眼中尚为不洁，」

【伯十五 16】

〔和合本〕「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吕振中译〕「何况那可厌恶而坏道败德的、喝不义如喝水的世人呢？」

〔新译本〕「何况那可憎又腐败，喝罪孽如同喝水的世人呢？」

〔现代译本〕「何况那以罪恶当水喝的人；人多么可憎，多么腐败！」

〔当代译本〕「更何况是那些败坏可憎、恶贯满盈的世人呢？」

〔文理本〕「况污秽可憎、饮恶如水之人乎、」

〔思高译本〕「何况一个堕落可憎，饮恶如水的人。」

〔牧灵译本〕「更何况堕落无耻，饮恶如水的人呢？」

【伯十五 17】

〔和合本〕「“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吕振中译〕「『我要指示你，你须要听我；我经见过的、我要叙说：」

〔新译本〕「我要告诉你，你要听我说。我所看见的，我要述说，」

〔现代译本〕「那么，约伯啊，你要听我的劝告；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

〔当代译本〕「(17~19节) 听着，我要用我的经验来回答你，这些经验是贤哲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得来，再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祖先就是这地的惟一承继人，从没有外人能在我们中间经过。」

〔文理本〕「我将示尔、尔其听之、我所见者、我必述之、」

〔思高译本〕「我要告诉你，你且听我说；我要说明我的经验，」

〔牧灵译本〕「你要注意听，我会解释清楚；我要告诉你自己的经验，」

【伯十五 18】

〔和合本〕「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

〔吕振中译〕「（就是智慧人从他们列祖所受、所传说而不隐瞒的；」

〔新译本〕「就是智慧人所传讲的，并没有隐瞒从他们列祖所领受的。」

〔现代译本〕「贤明人把祖先传授下来的真理教导我；他们甚么都不隐瞒。」

〔当代译本〕「(17~19 节) 听着，我要用我的经验来回答你，这些经验是贤哲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得来，再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祖先就是这地的惟一承继人，从没有外人能在我们中间经过。」

〔文理本〕「即哲人受于列祖、而不隐者也、」

〔思高译本〕「即贤哲所传授，和祖先未曾隐瞒的事：」

〔牧灵译本〕「我要给你讲贤哲的教诲，那是先祖所传授给他们的。」

【伯十五 19】

〔和合本〕「(这地惟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吕振中译〕「地惟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族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新译本〕「这地唯独赐给列祖，并没有外族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现代译本〕「他们的土地未受异族统治；没有外族人跟他们混杂。」

〔当代译本〕「(17~19 节) 听着，我要用我的经验来回答你，这些经验是贤哲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得来，再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祖先就是这地的惟一承继人，从没有外人能在我们中间经过。」

〔文理本〕「斯地独赐于彼、且无外人经历其间、」

〔思高译本〕「这地方原只赐给了他们，尚无一个外方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牧灵译本〕「这土地原是赐给他们的，那时还没有外邦人由他们中间经过。」

【伯十五 20】

〔和合本〕「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

〔吕振中译〕「尽恶人一生的日子、他都翻腾难过，尽为强横人保留的年数、他都痛苦。」

〔新译本〕「恶人一生饱受痛苦，一生的年数都为强暴留存。」

〔现代译本〕「欺压别人的坏人，终生得经历痛苦。」

〔当代译本〕「邪恶的人，一生都充满痛苦。残暴的人，日子不会长久，」

〔文理本〕「其言曰、恶人终身劳苦、一生之日、即为强暴所积之年、」

〔思高译本〕「恶人一生饱受苦恼，寿数已给暴君限定；」

〔牧灵译本〕「恶人一生饱受折磨，寿数已由暴君限定。」

【伯十五 21】

〔和合本〕「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

〔吕振中译〕「震慑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兴隆时、强盗必临到他那里。」

〔新译本〕「恐怖之声常在他的耳中，太平的时候，强盗就来袭击他。」

〔现代译本〕「恐怖的声音常在他耳中，他以为安全的时候盗贼来到。」

〔当代译本〕「他受着恐惧的缠扰，就是有安乐的日子，也会被人破坏。」

〔文理本〕「惊骇之声、常闻于耳、亨通之时、残贼临之、」

〔思高译本〕「恐怖之声常在他耳中，平静时匪徒也来侵扰。」

〔牧灵译本〕「他的耳中总有恐怖的声响，匪徒的侵扰会夺走他的宁静。」

【伯十五 22】

〔和合本〕「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

〔吕振中译〕「他不信他能从黑暗中转回；他是被保留着要给刀剑宰杀的。」

〔新译本〕「他不信他能从黑暗中转回，自己留给刀剑杀害。」

〔现代译本〕「他没有逃脱黑暗的希望，因为有刀剑埋伏，等着杀他，」

〔当代译本〕「他不会相信自己能脱离黑暗，他注定要丧身刀下。」

〔文理本〕「彼不信己可自幽暗而返、乃为锋刃所待、」

〔思高译本〕「他不相信还能脱离黑暗，只等待遭受刀剑之害，」

〔牧灵译本〕「他已放弃逃脱黑暗的念头，时刻等待着丧生剑下，」

【伯十五 23】

〔和合本〕「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吕振中译〕「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呢？”他知道有黑暗日子在他手边准备好了。」

〔新译本〕「他漂流觅食说：‘哪里有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现代译本〕「兀鹰（希伯来文是：他在哪里）等着（希伯来文是：他流浪）要吃他的尸体。他知道前面只有黑暗；」

〔当代译本〕「(23~24 节) 他到处流浪，以行乞度日。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快要来临，困苦艰难必如大军压境，紧紧逼着他。」

〔文理本〕「流离求食、曰食何在、自知幽暗之日伊迩、」

〔思高译本〕「注定作为鹰鸟的食物，自知大难业已临头。」

〔牧灵译本〕「成为秃鹰的食物，自知大难已经临头。」

【伯十五 24】

〔和合本〕「急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吕振中译〕「急难窘迫使他惊惶，又胜过他，像君王准备好了、等候冲锋。」

〔新译本〕「患难与困苦使他惊惶，又胜过他，像君王预备上阵攻击一样。」

〔现代译本〕「灾难、困苦像一个强大的王，正等着攻打他。」

〔当代译本〕「(23~24 节) 他到处流浪，以行乞度日。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快要来临，困苦艰难必如大军压境，紧紧逼着他。」

〔文理本〕「灾难凄惨、使之恐惧、其胜之也、有若备战之王、」

〔思高译本〕「黑暗的日子使他恐怖，困苦艰难跟着他，好像准备厮杀的君王。」

〔牧灵译本〕「黑暗的时光使他充满恐惧，困苦艰难紧追不舍，好像准备厮杀的君王。」

【伯十五 25】

〔和合本〕「他伸手攻击 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吕振中译〕「因为他伸手攻击神，自夸强大而抗拒全能者，」

〔新译本〕「因为他向 神挥拳，向全能者逞强，」

〔现代译本〕「因为他反抗神，瞧不起全能者。」

〔当代译本〕「这些都是因为他对抗神，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全能者，」

〔文理本〕「因其举手以攻神、狂傲以敌全能者、」

〔思高译本〕「因为他曾伸手反抗过天主，向全能者傲慢逞强过；」

〔牧灵译本〕「因为他曾违抗天主，伸手攻击全能者，」

【伯十五 26】

〔和合本〕「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闯；」

〔吕振中译〕「挺着脖子、向全能者直闯，用盾牌的厚凸面自卫着；」

〔新译本〕「用盾牌的厚凸面，硬着颈项向他直闯。」

〔现代译本〕「他傲慢叛逆，举起盾牌攻击神。」

〔当代译本〕「手执厚厚的盾牌向全能者硬闯的缘故。」

〔文理本〕「彼强厥项、以厚盾冲突之、」

〔思高译本〕「以伸直的颈项，以坚厚的盾背攻击过天主。」

〔牧灵译本〕「傲慢地挺直脖颈反抗天主，手持坚厚的盾来与天主抗衡。」

【伯十五 27】

〔和合本〕「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

〔吕振中译〕「因为他脸上蒙着脂肪，腰上积成肥肉。」

〔新译本〕「因为他以自己的脂肪蒙脸，腰上积满肥油。」

〔现代译本〕「他的脸布满脂油；他的腰堆满肥肉。」

〔当代译本〕「(27~28 节) 手执厚厚的盾牌向全能者硬闯的缘故。」

〔文理本〕「其面丰腴、其腰肥大、」

〔思高译本〕「他的脸盖满了脂油，他的腰积满了肥肉。」

〔牧灵译本〕「他的脸肥胖流油，双腿滚壮，满是肥肉。」

【伯十五 28】

〔和合本〕「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

〔吕振中译〕「他曾住于被抹毁的城市，人不该住的房屋，就是注定成为土堆的。」

〔新译本〕「他住在被毁的城邑里，住在没有人居住，注定快要成为乱堆的房屋里。」

〔现代译本〕「他就是那夺取城镇的人，占领了无人居住的房屋，但战争将摧毁这些城镇和住宅。」

〔当代译本〕「(27~28 节) 手执厚厚的盾牌向全能者硬闯的缘故。」

〔文理本〕「居于荒凉之邑、无人居处、将为邱墟之第、」

〔思高译本〕「他住在荒凉的城内，住在无人居留，行将化为废墟的屋中。」

〔牧灵译本〕「他住在废弃的城中，所住的房屋地处荒野，摇摇欲坠。」

【伯十五 29】

〔和合本〕「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常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吕振中译〕「他不得富足，他的资财不能永立，他的谷穗也不弯到地上。」

〔新译本〕「他不再富足，他的财富不能持久，他的产业也不得在地上扩张，」

〔现代译本〕「他丰足的财产不可能持久，连他的影儿也要消逝。」

〔当代译本〕「但他不会永享富裕，家财亦不能久留。」

〔文理本〕「不得富有、其业不恒、其物产不增盛于地、」

〔思高译本〕「他不能富有，所有的财富也不能久存，也决不能向地下生根。」

〔牧灵译本〕「他不会富有，也不会稳固，他无法逃脱黑暗。」

【伯十五 30】

〔和合本〕「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灭亡”原文作“走去”）。」

〔吕振中译〕「他不能脱离黑暗；他的幼枝、火焰必烧干，他必因神（原文：他）口中的气而过去。」

〔新译本〕「他不能离开黑暗，火焰必烧干他的嫩枝，他必因 神口中的气而离去。」

〔现代译本〕「他无法逃避黑暗；他要像树枝被火烧掉；它的花（希伯来文是：嘴）被风吹散。」

〔当代译本〕「黑暗将永远辖制他；神口中的气要毁灭他，火焰要焚掉他的一切。」

〔文理本〕「彼不得出幽暗、火灼其枝、必亡于神之嘘气、」

〔思高译本〕「他脱离不了黑暗，火焰要灼干他的嫩芽，暴风要吹去他的花朵。」

〔牧灵译本〕「烈火会烧焦他的嫩芽，狂风会吹走他的花朵。」

【伯十五 31】

〔和合本〕「他不用倚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吕振中译〕「他不可信靠虚假，而走迷了路，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新译本〕「他不信靠虚假，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现代译本〕「他依赖虚伪，欺骗自己；虚伪将成为他的报应。」

〔当代译本〕「但愿他不再自欺，信靠虚幻的财富，因为结果只会给他赢得一分虚空。」

〔文理本〕「彼勿恃虚伪以自欺、盖虚伪必为其报、」

〔思高译本〕「别依恃枝桠已长大，应知这都是空虚；」

〔牧灵译本〕「他不能依恃枝叶茂盛，因为到头来都会是一场空。」

【伯十五 32】

〔和合本〕「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

〔吕振中译〕「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就必成就，他的枝子不能青绿。」

〔新译本〕「他的日期未到以先，这事必成全，他的枝子，也不青绿。」

〔现代译本〕「日期未到，他要先枯萎（希伯来文是：将充足），像枝子枯萎，不再青绿。」

〔当代译本〕「在他离世以前，这分虚空便会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所倚靠的都消失无踪了。」

〔文理本〕「未及时而已成、其枝不得复青、」

〔思高译本〕「未到时日，已经凋谢，枝叶再不发绿。」

〔牧灵译本〕「未到季节他已经凋谢，他的枝叶再也不会发出新绿。」

【伯十五 33】

〔和合本〕「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

〔吕振中译〕「他必像葡萄树掉落未熟的葡萄，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便谢。」

〔新译本〕「他必像葡萄树未熟的葡萄掉落一样，又如橄榄树的花朵一开就谢一般。」

〔现代译本〕「他要像葡萄树，掉落未成熟的葡萄，像橄榄树的花，一开就凋谢了。」

〔当代译本〕「他要像未熟而落的葡萄，又要像一开即谢的橄榄树的花。」

〔文理本〕「如葡萄果、未稔而先落、如橄榄花、既开而即谢、」

〔思高译本〕「未到时日，已经凋谢，枝叶再不发绿。」

〔牧灵译本〕「犹如葡萄未熟就被打下，橄榄开花即被摇落。」

【伯十五 34】

〔和合本〕「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

〔吕振中译〕「因为不拜神之辈必不能孕育，贿赂的住宅（原文：帐棚）、火必烧灭。」

〔新译本〕「因为不敬虔的人必不能生育，火必吞灭受贿赂者的帐幕。」

〔现代译本〕「不敬畏神的人将无子嗣；靠贿赂建造的房屋将被火烧毁。」

《当代译本》「不敬虔的人必要绝后，神的烈火必毁灭他们的一切。」

《文理本》「不虔之辈、必无果实、贪贿之幕、必被焚毁、」

《思高译本》「因为恶人的家室必要绝嗣，火要烧尽受贿者的帐幕。」

《牧灵译本》「恶人的家室必会绝嗣，索贿者的帐幕必葬于火海。」

【伯十五 35】

《和合本》「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

《吕振中译》「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奸恶；他们心腹中所豫备的是诡诈。』」

《新译本》「他们所怀的是罪恶，所生的是罪孽，他们腹中所预备的是诡诈。」

《现代译本》「这些人心里充满诡诈；他们图谋祸害，为非作歹。」

《当代译本》「他们所怀的都是罪孽，内心所生的尽是邪恶。」

《文理本》「彼惟孕慝生恶、心具诡譎、」

《思高译本》「他们所怀的是邪恶，所生的是罪孽；心胸怀念的，无非是欺诈。」

《牧灵译本》「他们怀的是邪恶，生的是罪孽，内心转动的无非是欺诈。」